

王 靜 學 文 集

—

王
學
序
文
集

金
錄

二
三

爭
競

一

香

對

內

齊
排

集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明史本傳

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並徵至叔英固辭歸二十年以薦爲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多惠政歲旱絕食以禱立應建文時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慎刑罰明利害定法制皆援證古今可見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帝嘉納之燕兵至淮奉詔募兵行至廣德京城不守會齊泰來奔叔英謂泰貳心欲執之泰告以故乃相持慟哭共圖後

舉已知事不可爲沐浴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裾間自
經於元妙觀銀杏樹下天台道士盛希年葬之城西五
里其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
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
下咽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
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渺難繼偶爾無足傳
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旣已矣未有
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燕王稱帝陳瑛簿
錄其家妻金氏自經死二女下錦衣獄赴井死叔英與
孝孺友善以道義相切劘建文初孝孺欲行并田叔英
貽書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子房於漢高能

用其才者也賈誼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
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酈信
如平勃任如蕭曹莫得間焉賈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
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
但事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
行於古不可行於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
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民樂其利難行而行則從之也難
而民受其患時井田雖不行然孝孺卒用周官更易制
度無濟實事爲燕王藉口論者服叔英之識而惜孝孺
不能用其言也

本
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類

靜學文集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王叔英撰叔英名原采以

字行黃巖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竝徵至叔英固辭還鄉後以薦官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建文時召爲翰林修撰燕兵至淮奉詔募兵行至廣德會齊泰來奔知事不可爲乃書絕命詞自經於元妙觀邇捕其家妻金氏及二女并殉焉事蹟具明史本傳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節史稱叔英在建文朝嘗上資治八策又稱方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貽之書曰事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

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民受其利難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難而民受其患云云今是集三十篇僅存序記二體而所上八策及貽孝孺書竝無之案徐敬孚跋稱楊士奇嘗欲纂集叔英之文求無完本深悼惜之成化年有謝世修者欲摹刻以廣其傳蓋搜葺重編非其舊本卷首林右序作於洪武中者乃後人所錄入非卽爲此本作也叔英嘗自云趙孟之貴非所慕陶朱之富非所願使吾文如聖賢是吾心也今觀是集大抵皆規撫昌黎稍失之拘而簡樸有度非漫無裁制者比所存雖少已可以見其生平矣前有黃綰所爲傳稱其文章有原本知時達勢爲用世之儒

蓋不誣云

謹案靜學集二卷初刻於成化壬辰邑人謝省爲後序徐敬孚爲跋再刻於萬曆丙子知太平縣事翁仲益爲序益以漢陽祈雨文三首及黃綰所爲傳三刻於國朝康熙乙酉太平參將郭鎮邦爲序四刻於嘉慶甲子裔孫王秉乾等捐刻邑人項調陽序補明利害策一首又附弔謁詩七首余久訪不獲僅得嘉慶刊本二冊陳紀王先生事迹楊士奇奠文葉良佩王先生行實蔡潮忠節祠記黃綰王先生傳翁仲益林貴兆忠節祠碑以及朱元允重修忠節祠記等或列卷首或列卷末似屬非是今據赤城論諫錄補資治策八首并

序一首釐爲三卷書後一首跋一首詩一首爲補遺
諸賢傳記等十首及弔謁詩七首爲附錄并採明史
本傳及王致伯丈二女并記藉以攷見先生一門忠
孝凜凜如生與方正學遜志齋集同垂千古也

宣統二年春二月邑後學金嗣獻識

原序

天之與人富貴名壽皆不甚惜至於文章獨甚惜之何也一代之興爵列上公土封大邑名滿天下而年至上壽者不可指數而文章之士不過三數人而已三數人之中能使天下後世寶其文而傳之者無幾人以天下之大能者不過三數人以萬世之遠而傳之者又不過幾人非天所甚惜乎不然何生於世若是之寥寥也於乎我知之矣文章之士探造化之原窮聖賢之理究古今人事之得失推有於無生無於有世之顯者可使之沒世之沉淪者可使之顯馳騁所至雖英雄不可得而議鬼神不可得而知浩浩乎與天地爭功能蓋天地非

聚夫至精至純之氣不足以生斯人於世雖欲不惜之不可得也生之也難故惜之也甚惜之也甚故生之於世也少理數然也今夫生數百萬於天下者何損天地之氣而天地之氣必因文人而泄將欲不惜之可乎而世之能文章之士不知天所甚惜之意一處草莽則呼號於人見夫豪官勢人甘於奔走不暇殊不知彼可尊我可賤也夫何彼之多我之少也生之也少則我之尊於彼者多矣雖在饑寒之間猶爲可貴而乃受彼之屈抑何不自惜之甚哉予觀古之文人其不屈者鮮矣雖韓文公之賢猶不免此是以未嘗不爲之太息也王君原采之文其嚴重也如大儒之執禮周旋必中矩度其

通和也若巧夫之呈技斂散反復機括轉移之間有非
在已者求之於世能如原采者無幾人原采嘗曰趙孟
之貴非吾所願陶朱之富非吾所慕使我文如古賢聖
是吾心也其氣節庚庚畧不爲勢家所屈疾風破屋斂
衾而坐誦猶不止原采豈無人心哉蓋天之所以與我
者甚重而我不得不自重也然所以自重者非恃吾所
有以驕人世迺所以重乎天也昔傅欽之欲見陳后山
知后山之貧也懷金往見一談之頃金竟不敢出甚矣
欽之之知人后山之能自處其身也故今誦后山之文
不衰原采其后山乎何陳氏之多賢也於乎世習日下
士不以文章自重皆挾爲取富貴之資而已耳得如原

采而友之豈非吾之願哉故序其文以見其可重者在此而不在于彼也洪武某年某月某日臨海林右譔

原序

世有不待文而傳者曰節義雖然西山采薇之謌作史者備而錄之何也讀其文想見其爲人在少有表見者且然矧節義之士於世不朽以今觀之采薇之歌感慨激烈其憤俗絕世之度炯然如可目覩蓋純乎其爲清矣先生固希踪夷齊者乃其絕命之詞云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嗚呼何其雍容而不迫也翁仲益曰余嘗畧攷當代文獻先生所與方正學書戒以相時量可獨深味其立論信通方博大經世儒也茲更於是邦知先生之節又得讀先生之全集其言皆正大和平溫然易親及語次忠節孝弟之事獨判判不少置而鄉人談先